

# 魏景蒙渾身是勁

樂 恕 人

(本文另有插圖刊封面及第四頁)

## 國際宣傳處見羣英

我認識初期被人稱呼「吉美魏」(Jimmy Wei)，後期被人尊稱為「魏三爺」的魏景蒙老

大哥，是在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中，地址在重慶上清寺巴縣中學內的「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裏面。他那時「官拜」「專門委員」，頂頭上司有兩位：一位是該處處長曾虛白先生，另一位是負責督導該處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先生。

國際宣傳處主管抗戰時期對全世界的宣傳，對象包括友邦（「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才開始有「盟邦」美、英兩國）、中立國、敵國日本等。其所負的使命任務極為煩雜重大，因而網羅在該處的工作人員，真可說是「人才濟濟」，羣英薈萃。且看下面的陣容。

主任秘書王家楫，循循然學者風度，中英文造詣很深，為人作事是極受董、曾二先生所倚重賞識的幕僚長。編纂科長沈劍虹，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出身，英文棒極了，是該處關於英文寫作的臺柱子。外事科長季澤晉，是辦外國人士送往迎來閒雜事務的專門人才，交際靈活，手腕敏捷。

對敵科長崔萬秋，日本留學生，是一個日本通，是中國青年黨黨員，帶領手下若干名中日工作人員，能說能做。攝影科長李華倫，南洋華僑，「廣東國語」、英語、攝影三者並長，是一位不多言多語的實幹主義者，負責供應國際上有關中國抗戰建國的新聞影片、照片等。

其他人才還有的是，像通俄文、了解蘇聯的朱新民；為人冷靜沉着，負責檢查外國記者電報的朱撫松等等。一時記不清，寫不出。不過，我在二十九年九月，從「中央政治學校」和「中央宣傳部」合辦的「新聞事業專修班」修業一年後，照「政校」（當今「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規定，所有各院系畢業生要分派到各有關機構實習三個月，然後才能以兩方同意正式任用就職。

畢業生可以填具三種工作志願，我填的是「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和「國際宣傳處」；後來被分發到第三志願，當年頗為失望。因為我已經作過成都華西日報駐北平記者兩年，當然希望「升級」晉入「中央日報」。既已被派到「國際宣傳處」，只有鼓勇而往。我當時的想法是，該處一定着重外文，而我那時期的英文程度可

說是差勁得很。

同時被派往該處的還有四位，其中有我同班的陸鏗、周西伯；政大新聞系九期，與我班同時畢業的沈錡、徐鍾珮。去後由主任秘書王家楫接談，沈、徐二位以英文較好，留在新聞電報檢查室實習。我和陸、周二位英文雖差，但中文還有相當修養，就被派在由該處督導的「國際廣播電臺」擔任中文編撰的工作。

那時期有三個機構同在「巴縣中學」內，另外還將陋就簡蓋了一所當年在重慶有現代化設備的「外籍記者招待所」，是一棟有兩層樓房的長方形建築物，英文名為 Press Hostel。大部份住着英、美、法各國的記者，只有兩位代表外國通訊社的中國人：英國路透社重慶分社經理趙敏恒和太太趙蘭郁（趙的洋名是 Thomas Chao），和美國合眾社經理王公達和他的太太（姓名不詳，王的洋名 George Kung-ta Wang）。

巴縣中學從大門進入是一道上坡路，各建築物多半有石階，廣場凹凸不平。當年為避敵空襲，巴縣中學疏散到鄰縣，就把郊區上清寺的校址租給了「國際宣傳處」、「國際廣播電臺」和

「中央組織部」共同使用。最主要的是該校後側還  
有小山，租用後建築了一道很安全的防空洞，所  
有中外人士作為緊急躲避空襲之用。

### 實習三月結識吉美

三個月實習開始，我經常發現一位洋派十足的  
中國人，晝夜不停在那個小天地中進進出出，  
跑來跑去。望之約三十許，行動却像小伙子，走  
路姿態像在跑，下石階又像在跳。跟旁人講話，  
中文夾着英文，面孔略顯黝黑，臉型稍帶馬來人  
型，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不曾交談就給這位  
不知名的人兒吸引住了！日子久了，我才知道這  
位「洋派華人」就是當年頗富時譽的「吉美魏」  
。北平世家子，唐初名臣魏徵的後裔，卒業於北  
京「燕京大學」外國文學系的魏景蒙是也。

三個月實習期滿，辱承董、曾兩位先生的「  
不棄」，我和陸鏗留下來正式做「編撰」，周西  
伯他去。沈、徐二位也被重用來協助朱撫松檢查  
外國記者的新聞電報。「抗戰」時期，新聞電報  
和書刊等都要經過有關機構的檢查。沈、徐二同  
學學了新聞，不去「報導」新聞，反而去「檢查  
」新聞，恐怕非他們原來所能想到的。人生世事  
，有很多變化發展，很多難以逆料！

我和陸既然留下來正式工作，大家都是外向  
型的青年人，而且我已做過兩年記者工作，一個  
月後不耐伏案撰述，冒昧上了個條陳請臺方傳音  
科科长彭樂善轉臺長馮簡，再轉呈曾處長和董副  
部長，請求仿效歐美各國先例，任用為廣播電臺  
記者直接為電臺採訪報導，不要依賴「中央社」

的一部消息。

那時期，中央社每天發五次中文稿，第一次  
稿要在下午一時。當年重慶是亞洲的名都重鎮，  
許多國際、國內的人物往來與集會等多在上午舉  
行。電臺有了自己的記者，當然把許多消息提前  
報導二、三小時。上級批准，我們二人得意洋洋  
，印就新的名片：「國際廣播電臺記者」，遂立  
即在大重慶展開採訪工作。十幾家報社、通訊社  
的外勤對我們「側目而視」；但我們創造了大眾  
傳播界（當年尚無此名，只能說新聞界）的歷史  
：中國有了第一批「廣播記者」——陸鏗和樂恕  
人。時為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

### 講笑話的名人高手

因此之故，在不少華洋雜處的場合上，我們  
就和吉美魏有聚談的機會，最初祇是普通寒暄，  
或是聽他在「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此乃韓愈的  
重疊名句）講些輕鬆愉快的社交辭令，還不知道  
他竟是「講笑話」的名人、高手。

一年多後，我們二人辭去電臺工作，和同班  
學友福建省參議員朱培瓊、葉德靖伉儷及高怡倫  
共同創辦「僑聲報」三日刊，計劃一年後改出日  
報，作為海外華僑和抗戰祖國聯繫的橋樑。當年  
對日抗戰，海外僑胞出錢出力支援祖國，不遺餘  
力，所以我們的計劃甚得各方面的欣賞和重視。  
意外的大事發生了！日敵採取「南進」國策，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美洲時間）偷襲美國在  
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Pearl Harbor），  
爆發了美日戰爭；英國也因日敵在同天（亞洲

是八日）侵犯轟炸香港、新加坡而與美國立即向  
日敵宣戰。

那真是全球天字第一號的大新聞！

真幸運！我們小小的「僑聲報」三日刊在重  
慶也即是在全中國，最初最早報導了這樁天大的  
新聞，搶先在八日（東方時間）凌晨五時出了號  
外，震驚了全重慶、全中國！其他大報買了我們  
的號外後，才急壞萬分跟進報導，比我們小小三  
日刊遲了一小時以上。而我，一個在重慶「初出  
茅廬」的青年記者，正是最先去採訪這件天大新  
聞的人。

從此，吉美魏也和許多新聞人士一樣，對於  
我們「僑聲報」三日刊的報導另眼相看；同時，  
不少人也知道了是我很成功的精彩傑作。

### 初露頭角另眼相看

我在大重慶初露頭角，不但吉美魏對我在見  
面時握手更有勁，而且也熟悉起來。

第二年春天，日敵入侵緬甸，佔領了抗戰中  
國的對外交通命脈的海口——緬甸首府仰光，封  
鎖了滇緬路的補給線，逼得中國只有倚靠從印度  
加爾各答飛越「駝峯」——喜馬拉雅山——的空  
中補給，部份軍用物資由美國經此航線運到雲南  
省會昆明，再轉運到中國各戰區，加強對日作戰  
。當日敵入侵緬甸，中、美、英三大盟邦在重慶  
召集緊急軍事會議，決定派遣兩個精銳的「軍」  
——半機械化的第五軍，軍長是黃埔軍校第一期  
畢業生，名將杜聿明（字光庭）；另一個第六軍  
也是抗戰勁旅，軍長是甘麗初——遠征緬甸，協

助盟國抵抗日敵的進犯。可惜英方爲了政治原因阻難，兩軍入緬過遲，日敵已於三月侵佔了緬京仰光。

我因採訪「珍珠港事變」有了驚人的「戰功」，爲英國路透社重慶分社經理趙敏恒，也是我在政校肄業時的「新聞採訪」講師，聘爲入緬隨軍記者，踏上壯烈的征途。

## 緬甸去來爲我壓驚

出發的日子，正巧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夫婦訪問印度歸來，揚子江中「珊瑚壩」臨時機場（長江中冬季水落，露出大壩，可作機場之用，成爲世界奇觀之一）上冠蓋雲集。國府主席林森（字子超）率領文武羣僚及外交團等前往迎接。當我正沿江邊石階往下跑向機場時，吉美魏却一股勁兒往石梯上跑，好像有急事似的，一見我立刻匆匆用一句英語問道：

「Are you leaving?」

我也匆匆簡單說一句：

「Yes, I am leaving.」因爲我正要去搭乘最高統帥乘坐的「中國航空公司」雙螺旋槳引擎的客機飛往雲南昆明，再沿「滇緬公路」入緬，報導沿途情況。

這一幕深深印在腦海，至今回憶，彷彿昨日。

那次緬戰大敗，日敵還突進了雲南西部，一度越過怒江，昆明告急，重慶震驚。我也狼狽逃回，並在各處應邀報告戰局迅速崩潰的實況，並撰述專書「緬甸隨軍紀實」，報導了那次歷史性

的戰役。

吉美魏對我關切備至，還約了幾位好友去一餐館大吃大喝了一頓，爲我壓驚，並鼓勵我趕快寫一本專書，彌補戰局崩潰太快，影響戰地報導的不足和缺失。

抗戰勝利後，董顯光先生出任張羣內閣的新聞局局長，吉美魏被賞識他的老上司派任該局上海辦事處處長。以他的語言天才，國語、上海話、英語，再加上交際靈活，頭腦敏銳，在「華洋雜處」的黃埔灘上，當然非常「吃得開」。可惜我那三年在歐美，不曾和他有往還之樂。

民國三十六年我回南京擔任中央日報採訪主任，偶一去上海，祇和他匆匆聚會過一次。後來大陸變色，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臺，吉美魏又暫離官場，先後擔任英國路透社特派員及中央通訊社副社長。

## 召喚滯港君子歸隊

這時期，他有一件對國家很有利的貢獻。

大陸赤化，香港成了「避秦」的烽火桃源，許多文化人逃到香港，徘徊太平山下，有的暫得棲息苟安，有的正考慮另作打算。吉美魏對大家發出了「歸隊」的召喚。

於是，沈劍虹、沈鎔、邱楠（言曦）、朱新民等等好多朋友，陸續回到了臺北，先後在政界、文化界，成爲「自由中國」傑出的人物。

吉美魏呢？在臺北幹勁十足。同友好創辦第一份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News）。白手起家，從油印報開始，到鉛印，到在信義路蓋起

一座報社大樓，真是有作有爲。

他的生命活力在各方面都很強。「韓戰」停火後，「中共抗美援朝義勇軍」被俘二萬上下，經聯合國軍安排，任由他們選擇去向，結果有一萬四千多人志願前往臺灣。這時，國內各方以無比興奮的心情，發動向他們展開慰勞，並歡迎接待來臺。吉美魏奉派前往主持其事，對中共打了一次宣傳戰的大勝仗。

後來，他繼董顯光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共達十二年之久，對自由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推展，對以廣播利器在國際上、對大陸工作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貢獻。

## 官廳過足再操舊業

民國五十五年他重入官場，出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之前不久，在香港由卜少夫主辦的「新聞天地」，有一期以吉美魏作封面，在第一篇很精彩的長文中，報導他的生平，標題記得是：

「魏景蒙生命中沒有政治因素」，主旨在「捧」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報人」、「新聞記者」，對於做官沒有興趣等等。誰知不久後，他竟然又去當起官來了，而且還是一位相當重要的「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一當當了五年半，當得極其得意，也很受到國內各方和國際上的欣賞和重視。

「官廳」過足之後，又重新在生命中排除了「政治因素」，重回新聞界，在民國六十一年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把中央社帶進了「經營企業化」的新境界。在國內、國外展開了許多新的作爲，爲自由中國放出大眾傳播的異彩。

六十七年「退休」後，受到政府的倚重，聘任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他仍然不忘宿志所鍾的傳播工作，退而不休，在朝野之間活躍忙碌，做了不少有意義的事情。

在出任新聞局長之前，為公事私事，他曾經專程或順道去過日本，因此，我們在日本有過不少次聚會。

## 中日親愛放蕩不羈

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次。

一九五四年新年假期中，適逢我大病一年後遷往長野縣「富士見高原療養所」養病。三日那天，護士小姐在我進午餐前，進病室對我說有好幾位從東京來的客人。我還來不及整裝，已經聽見樓梯響動得厲害，一羣人呼嘯蜂湧而至，我一看，為首的正是一年多不見的吉美魏，後面男男女女一大羣，男的全是老朋友，三位女的都是不認識的。

病室中那能坐得下，人多口雜，倒是我先說，為了把關係弄清，問其中有無「瓜葛」？吉美最先介紹了小姐們：「這是我吉美魏，那是老張的晴子，另外一位小姐是無所屬……：你要有興趣，就算給你準備的。」

我一端詳，他的美美子 (Fumiko)，二十五六歲，中等身材，豐豐滿滿的，皮膚很白嫩，在日本人中頗不易得。我笑了，說他又得其所哉，「一輩子到處「拈花惹草」，現在又來搞「中日親愛」了。

原來，從重慶巴中時代起，我對他的「風流

成性」所見所聞，自然不必多提。後來我年事長大，才發現朋輩中有一類人生命力特別強，慾望特別多，不論辦正事或不正之事，全有「超人」的成就。吉美魏就是此類人之一，而且還足以成為標準的代表者之一。

他們帶給我的「活禮物」，那位「無所屬」的日本小姐，以我那時「多愁多病」之身，祇好知難而退，原璧婉謝。

他們趁着日本過公曆新年的一週假期，分別自駕三部小轎車，先遊了甲府縣的「山中五湖」，再到鄰接的長野縣來探視我。我那時已接近痊癒，大家相約到院門前小山坡草坪上拍攝不少彩色照片。說說笑笑，吵吵鬧鬧快一小時，他們又呼嘯蜂湧而去。記不清吉美是因公或因私去到日本，不過，美美子同他「泡」好幾年，應該算是他生平最異國「紅粉知己」。

第二次印象最深的，又是他和美美子在一起我痊癒之後，回到東京紅塵中。到了炎夏，或重去富士見高原檢查身體，休養、寫作，要不，就去日本的消夏都市 (Summer Resort) 輕井澤 (有如中國廬山上的牯嶺) 租小房，避避暑，寫寫東西。

某年夏天，我在輕井澤接到吉美從東京打去的電話，說是已經訂好那兒最好的「萬平旅館」，和李嘉兄的嫂夫人姜瓌帶着他們唯一的「後代根」(洋名Victor，後來果然娶了一位金髮藍眼的美國航空小姐)，在當天某班的特快火車到達車站，要我去接他們。相聚之下，先到旅社小憩

，再進晚餐。

我任處僅有斗室一間，又無現代化設備，趁他們整理行裝，說是抽空洗個熱水澡。當我正沉浸在澡盆中時，忽聽浴室隔壁臥房傳來一陣陣××之聲，令人不耐聞之；我一想這對「苟」男女——苟者，苟合之謂也；為何如此迫不及待，竟至「白晝宣×」，而且我還在隔壁洗澡。誰知當我氣急叫罵時，他們把門打開，依然衣冠整齊，坐在沙發上抽香烟；他們大笑說，逗逗你這個「老光棍」玩的，大家又笑又罵，好開心。吉美的放蕩不羈，如此這般，令人叫絕。

## 水漲船高望重三爺

他在國內，後來更有得意的新局面。原來，我們的經國先生在政壇日趨重要，做到「行政院長」寶座，經常以「親民」作風，四出訪問，前方後方，山涯海濱，深入民間，不避艱難困苦。每一出遊，吉美魏就是他親密的伙伴。他們有幾十年的私交、淵源，外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後來經國先生「承繼大統」，吉美一因「水漲船高」，一以「德高望重」，不少人早已經尊稱他為「魏三爺」，或逕呼「三爺」而不名。他和新聞界老前輩蕭同茲同被尊稱為「三爺」。有時有人為了區別少不得加上姓氏，一是蕭三爺，一是魏三爺。和魏親近的老友，仍舊直呼他「吉美」，或是帶點日本風，叫成「吉美樣」(實際上呼為 Jimmy-Sun)。

民國六十七年他從「中央社」社長退休之後，奉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這一尊榮的職位

，有不少人當了後成爲閒差事，領薪水，優游歲月，安享晚年，頂多也就是偶爾寫寫文章，發表些應時應景的談話，在某些場合或報紙上露露而已。可是，魏某人當起「國策顧問」之後，就與衆不同。不論蔣經國先生在主政那一個時期，他實際上成爲幕後重要人物，和被稱爲「當局」或「最高當局」的領袖，上從國家大事小至私人瑣事，成了「水乳交融」的情景；有時有地，甚至形影不離，可用「側近」二字來表達，而且還不僅在公職上是「側近」，乃至私生活上也處在「側近」。

但魏某人絕非祇過「官癮」就滿足的人，他的才華、抱負、交遊、興致等等，充分促使他鍥而不捨的在其他方面發展。

## 出長中央社最起勁

他和親友創辦文化、工商有關的專業，他總是主持人，什麼「董事長」、「發行人」、「創辦人」等等榮銜，我不確知有幾個。古人說「身帶三綬」，他豈止三綬，恐怕要加倍計算。一天到晚忙個不停，他才過癮，沒有事，偏要找事來做。對於大眾傳播工作從不感怠倦，老是興趣勃勃。在「臺灣電視公司」主持「中國人」的節目，就是一例。

他一生所擔任過的職務，最忙最幹得起勁的，恐怕要算他從民國六十一年繼長「中央通訊社」社長職責以後。在中央社企業化的過程中，他主持的成就這裏不去傾述細說，祇就我從日本回國到中央社去拜會他時所見所聞，倒值得記上

幾筆。

他是「洋務派」其外而又「國粹派」其內的「風流人物」。穿各種漂亮的西裝，口操修養湛深的英國話，和不多說但一說就極其中肯有趣的日本話，以及同西洋、東洋公私有關的人士來往。凡有他在場，場面就歡欣熱烈，雅趣橫生。大家一見如故，甚至不少國際上知名的男女對他一見如故，更甚至「一見傾心」，乃至「一見鍾情」。他就有這種在對人接物上的「親和力」、「吸引力」。去到他的辦公室，不論他在新聞局長或中央社社長任內，就瞧見他一面接電話——有時雙手接兩個電話，一面大聲侃侃而談，臉上又自然流露着各種表情，真够得上有聲有色。

在他辦公室桌上壁上，訪客可以看見「中西文化」並存。那一套道地而古雅的「筆架」、「筆床」，掛着、放着的是大大小小各式各類的毛筆。壁上有他的法書；他習褚遂良，極見功力。提起他臨池，可真了不起。若干年來，不論一天怎樣忙，如何緊張，他最少要練上三十分鐘。以他的資賦天才，加上超人的恒心毅力，寫出來的字，人人讚賞，個個喜愛。他的書法，只瞧中央社長辦公室掛在壁上一幅臨摹褚遂良的「蘭亭集序」，就叫人欣賞備至。

## 健談如昔豪飲受制

我在兩年多前，從東京回國「定居」之後，經常有機會和魏三爺聚會。他健談如昔，祇是豪飲有了克制。他一度心臟不好，醫生警告他「要命」就得少喝，不然，大禍即要臨頭，逼得這位

有名的「酒仙」，也只得適可而止。

年逾七旬的文士如魏三爺，還是那樣天真活潑，周身散發着活力，真不多見。在酒席筵前，講笑話是他「拿手本領」，中國的、西洋的、東洋的、老的、新的、輩的、素的無不精彩動聽，引人入勝。他講笑話不但善於辭令，而且臉部表情、身上功夫都配合得恰到好處，確是此中高人能手，海內外聞名享譽。晚年在懷中專有一本小冊子，聽人家講的新笑話，一經他欣賞，立刻記在小冊子上；朋友說笑話也認爲經他記上，以「入選」爲得意事。

我們有四十多年交情、往還，一見面就開玩笑，一拉手就看誰動作快，先「扣」到對方的手板心。

可能是和他「最後一次」同席，被他譏笑道：「哼！混了幾十年，連一個老婆都沒有混到！」我當時頗爲「惱羞成怒」，回敬了他一句：「嘿！就是給你這種不規矩的人混了許多老婆，把我的機會都搶去了。」正要往下「抬槓」，突然，他懷中的無線電呼叫機「咪咪咪……」響了起來，衆家友好齊聲對他說：「請便！請便！」魏三爺立刻站起來，乾了面前一杯酒，點點頭，轉身揚長而去。大家心裏有數，知道是「當今」找他去有事情。

## 出生入死平凡可親

民國七十二年九月某日；他爲了陪外國朋友去溪頭遊覽，不幸心臟病發作，經有關方面派了直昇機去把他搶送回臺北「榮總」急救；本來已

脫險境，某天再發，不幸醫護人員不在一旁，趕去已來不及挽救，我們的魏三爺竟然撒手人寰。噩耗一出，海內外同悲！

出生、入死，他在人間飛騰而過凡七十六年

公祭那天，靈堂上正中懸掛的輓額，是蔣經國總統所送的四個字：「平凡可親」！

### 手捲毛筆長伴英靈

出殯時天陰雨細，親朋友好含悲忍淚，先送列，送他的遺骨到金山墓園，墓地正好與葉公超先生的佳城為鄰，相距約有五十公尺之遙。

天愁地黯中，墓地倚小山，面臨遠處一帶茫茫的淡水河。舉行掩土祭禮的時候，我看見墓穴內安放着一付手捲，幾枝他生前喜愛的毛筆。有人強顏為笑，嗚嗚說道：「好了，魏三爺今後不但每天可以練字，而且寫累了，還可以和鄰居葉公超先生聊聊天說說笑呢！」

(全文完)

## 二 哥 壽 齡

父母親生我們子女五人，長子產後不幸早逝，次子名壽齡，生於一八九七年八月廿六日，三女及四女都相差兩歲，我為老父與二哥相差八年，所以自幼即聽他的話，敬從他似高一輩的人。

二哥壽齡自幼壯茁異常，成人以後更因喜愛運動，長的同父親一樣是一個彪形大漢。他體力充沛所以非常頑皮，在家時常欺負我們，在外時常同人打架，我父管他極嚴，必要時用藤條抽打，但二哥從不哭泣對父親亦無恨意，他最怕的是被父親關在室內不准吃飯，那時他即低聲下氣地請我拿些飯食送他充飢，事後他仍並無其事的「我行我素」不改他的「英豪」本色。

他真是一位樂觀進取，喜愛運動，長於書法的強人，幼時父親送他入私塾讀書，他成績平平但很喜寫大字，十六歲左右即入上海民立中學，他的學分祇够升級但很會踢足球，頗得體育老師歡心。畢業後，初入郵局服務後又改入海關外勤班，一直工作到抗戰開始，日軍侵入中原，他憤而辭職，全家留居重慶，待抗戰勝利後纔一人回到上海。他到了上海，我兄弟二人似同隔世相逢，他已年近半百，但仍精力充沛，不願受我供

養，由我介紹入救濟總署，擔任外勤事務。過了二年左右，因時局不穩，共黨已在作亂，他即告別回渝，與我時常通信而已。

一九五〇年我單身去港，後又與家人會合，一同入臺，投入政府工作。離港後，由在港親戚寫信告訴我收我二哥急信，要我設法救助他脫離大陸，我那時已無法與他通訊，從此相離了三十多年，直到美國承認大陸以後，他始寫信到美與我聯絡。

他第一封信，除表示卅多年想念心情外，附寄了一張他最近的照片（我細看他的照像，英氣仍在，滿面鬍子，很像美國人海明威或中國古時人物），並要求立即寫回信寄一張最近的照片給他，我雖然自己在美清苦，勉力寄了些鈔給他，也把近況約略告訴了他，也附了最近的生活照片。他來信說：「……承弟念手足之情贈我如許美金，計自解放以來卅多年從未見到如此多鈔票，我貧窮已慣，吃苦已慣，苦渡到八十有四，病痛滿身，過一天算一天，自己的生死不在心懷，現祇禱告弟全家福利康寧，多多享受太平之福，千萬不要回到這塊土地上來吃苦！你在美也很清苦，以

### 阮壽榮

後不要寄鈔，反正我一個老人是餓不死的。祇望你有空寫寫信比甚麼都寶貴……」

從此以後，我每年新年，都寄些美鈔給他，有一次他突然來信要我寄一大數到香港，由他女兒領用，他在信末寫了一行「這信是他們迫我寫的，你不理好了」。由此我知道他與我通信，對他反而增加麻煩，因此停止了。去年他來了一封短信說他已得了高血壓、心臟病、行動困難，不久人世了。祝我保重，多享天年。今年由一親戚寫信告訴我我二哥已於今年三月中去世，死前吃了四個湯圓，一時不醒，拖了四天並無痛苦，享年八十有八平安去世了。

回想我大姐三人，我大姐、二姐及姐夫，都是文弱平民，早已於「文革」時期，被逼而死，我二哥尚能活到與我通訊，他能生存，一定與他的硬漢作風有些關係，因為我知道共產黨人，是怕硬欺弱的。他一生雖然平凡，但不愧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我立念之餘，很覺光榮有此一個硬漢哥哥，願他英魂常在！（我與二哥早年的關係及趣事，已在中外雜誌第一九一到一九三期中刊登過，茲不多贅。）



①前排左起沈劍虹、魏景蒙、魏惟儀後排右起魏小蒙、魏淑娟、胡侗清

②魏景蒙(左)早年與訪華美國新聞周刊編輯合影(文見15頁)

